

古城莲荷

刘克邦



乾州胡家塘景观。

乾州古城,位于湖南吉首市区万溶江河畔,四面环山,吞流街水,云遮雾绕,苍翠欲滴,清秀灵动,优美典雅。如果说,湘西是一幅绚丽多彩、美妙绝伦的画图,那么乾州古城就是一颗镶嵌在画图上晶莹剔透、奇光异彩的明珠。这里,有雄伟壮观的城门,纵横交错的衢巷,古色古香的民居,厚重深邃的庙宇,飞檐翘脊的亭阁,热闹精彩的戏目,琳琅满目的商品。谁走进去,谁都会感到一股古朴、浑厚、浓烈的民族之风扑面而来,神清气爽、心醉神迷,仿佛步入一个悠远、神奇、迷人的故事之中。

我们下了车,在导游的引领下,随着观光的人流,涌进北城门,折往右走,沿着石板路,来到胡家塘。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,在店铺林立、红灯高挂、人头攒动的古城中,这里豁然开朗,别具一格,竟是另一片天地。

这里没有喧嚣、嘈杂和浮躁,也不见商铺和小贩,更没有灯红酒绿和金碧辉煌,呈现在眼前的是小桥、流水和人家,恬静、安详和淡定,精致、灵性和秀美,既有江南水乡的风韵,又有皇家园林的气度,俨然一派世外桃源的景色。明清风格的民居建筑,鳞次栉比、错落有致;青石铺垫的大路小径,蜿蜒曲折、光亮整洁;人工培植的盆景植物,枝繁叶茂、争奇斗艳。房屋、道路、池水、树木、花草,立体与线条,素净与艳丽,庄重与随意,古式与新派,珠联璧合、浑然一体,相得益彰,相映成趣,构成一幅和谐、美丽和曼妙的画图。

在房屋和行道的合围中,是一片偌大的水面,一条小径,连着一座小拱桥,从中穿过,将水面分隔成一大一小两口池塘。那小径,以及镶嵌在小径上一块接着一块的青石板,在阳光的斜照下,一尘不染,湛蓝发亮。那小桥,小巧玲珑,造型别致,仿若一件拴在项链上的小饰物,恰到好处地点缀着那条小径以

及小径四周的景色,令人赞叹不已,怦然心动。听人说,这桥叫“清风桥”,顾名思义,就是具有清正之风形象和品格的桥。不管桥名是建造者所取,还是后来人冠之,我想其意一定是在提醒和企盼所有从桥上走过的人,尤其是那些为官当政者,不论是做人还是做事,都要像这桥一样,端正正正,稳稳当当,一身正气,两袖清风,只有付出,没有索取吧。

右边的小池塘,呈马蹄形,小径从中分岔,延伸接近塘中心,牵一口深井,托一株杨柳,栽几盆花草,自然随意,独具一景。有几个游客走过去,兴致勃勃,喜笑颜开,在上面嬉戏、合影。小塘里,浮着几团深绿色的植物,我不认识这植物,问了一声,一旁的省作协副主席王跃文告诉我,这是“睡莲”。那睡莲很不起眼,但生命力极强,东一堆、西一堆地抱成一团,顽强地支撑着身躯浮出水面,吮吸着新鲜空气,享受着阳光照

耀,开出几朵或红或紫令人爱也令人怜的小莲花来。那一泓清澈的池水,平静如镜,淡定从容,在擎托、呵护睡莲的同时,将蓝天、白云、黑瓦、褐壁、绿树、红花的倒影尽揽怀中,吸引着过往游客止步俯身探望,久久不愿离去。

相对小池塘而言,左边的大池塘可就壮观、气派多了,满池的水芙蓉,一株株张着蒲扇宽、水灵灵、绿盈盈的荷叶,密密匝匝,层层叠叠,把个水面遮掩得严严实实不见其真身;在荷叶的衬护下,一朵朵碗口大、活鲜鲜、红艳艳的荷花,分别借助于一根根粗的、细的、长的、短的荷梗的力量,高高地探出头来,或一枝独秀,或成双作对,或牵小扶大,或前呼后拥,忘情地、兴奋地向路人展示着自己的艳丽瑰姿,似乎在自豪地、骄傲地告诉每一个到湘西观光旅游的客人,它们是世界上最美的、最棒的、最具有魅力和生命力的荷花!

两塘莲荷,各具特色,各有千秋,但纯真、圣洁和美丽却是共同的。如果说,小池塘的睡莲是小巧玲珑的小家碧玉的话,那么大池塘的水芙蓉就是国色天香的大家闺秀了。

导游告诉我们,打胡家塘有记载之日起,这池塘里的莲荷就在了。它们伴随着古城,伴随着与古城同呼吸、共命运的吉首人,乃至湘西人民,经风雨,见世面,开了谢,谢了开,且越开越盛,越开越艳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生生不息。而莲荷的旺盛和不竭,又孕育、催生了一代又一代生于斯、长于斯的英雄儿女,影响、激励着他们心怀大志,豪情满怀,迈出古城,走出大山,干出一番番轰轰烈烈、惊天动地的事业。

在此土生土长的杨岳斌,官至陕甘总督,光绪十年,法国侵犯福建沿海,他毅然领诏,招募兵勇,指挥操练,率部奔赴前线,横渡台湾海峡,奋勇杀敌,攻占台湾重镇基隆,后又与刘铭传协同作战,大败法军,取得了震惊中外的“沪尾大捷”;喝着万溶江水长大的罗荣光,任清朝天津总兵,镇守大沽口炮台24年,光绪二十六年,八国联军入侵中国,67岁高龄的他,身先士卒,喊出“人在大沽在,地失血祭天”的悲壮誓言,率领三千兵勇浴血奋战,直至弹尽粮竭,壮烈牺牲;1932年,在杭州湾领空保卫战中,乾州人石邦藩驾驶飞机,迎战日本空军,敌众我寡,座机中弹68发,左臂血流如注,但他毫不畏惧,左冲右突,穷追猛打,击毁敌机三架,首创中国空军击落日机的辉煌纪录。他亦因这次空战,伤势严重,锯掉左臂,被誉为“断臂飞将军”……

这时,我蓦然想起宋代哲学家周敦颐的一句名言:“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。”眼前这满池盛开的莲荷,不正是湘西人民的品性和精神的象征吗!

近日,偶得刘克邦先生散文集《自然抵达》。读完,很多细节一直萦绕在心间,这是一本很有吸引力的书。

记得刚拿到书时,因正忙于写一 篇论文,便把书随手丢在沙发上,想有空的时候再去翻翻。论文一直写到凌晨两点,发现先生还在看书,我把灯关掉,让他早点休息。没过几分钟,他以为我睡着了,灯又亮了,我懒得理他,自顾自睡去。等我醒来,大概已到清晨6点,我发现灯还亮着,心想,是什么书有如此大的吸引力,让他彻夜不眠?我悄悄起床,猛地将书抢过来,先生没有生气,而是兴奋地告诉我这本书很有意思。他给我讲书中一些感人的故事,他说他也有与作者类似的人生经历。我发现这本让他着迷的书正是我丢在沙发上的那本《自然抵达》。

过了两天,我的论文初稿完成,躺在床上,我开始认真地读《自然抵达》。中间流了不少眼泪,也笑了不少。我拿出铅笔,在书中写写画画,在每一篇末尾都忍不住留下了一段感言。书上涂满了我的文字,画满了杠杠,先生责怪我不爱惜书,我说:“书是作者向读者的诉说,我在书中写上的密密麻麻的文字,是读者在向作者表达读书的感悟。”

儿子在家等待录取通知书,看我们

质朴真情写人生

熊 萍

这几天都在谈论《自然抵达》,对这本书也产生了兴趣,经常捧起翻一翻。一次饭间,他突然提到,《一对金戒指》写得像“小说”一样,我知道这是作者儿子的孝敬举动触动了他的心灵,我的儿子之前可能从未思考过为父母做些什么,这篇文章让他有所警醒。饭间,儿子还邀我去三王街双燕楼,我知道这是他想亲自去体会《馄饨店里的感动》。一次走在财政厅附近的地下通道,儿子突然问,刘克邦写的地下通道应该是这里,擦鞋大妈会是哪 一个?我知道这本书已经深深印刻在一个少年读者心中了。

《自然抵达》在我们家掀起了一阵小小的波澜,我想,刘先生的散文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吸引力,有三个原因:其一,作者对社会、人生有善良和包容的博大胸襟,让人敬佩,给人正能

量。笔墨是从一个人的胸襟里来的。胸襟小,笔墨的气象就小;胸襟大,笔墨的气象自然就大。散文深深地植根于生活之中,让我们时时品味到一种温暖、光明、向上的人生图景。其二,散文写生活的原生态,毫无刻意,浑然天成,很具有亲和力,贴近生活,贴近读者。写人物如路边擦鞋大姐、热心朴实的六楼抛、正直严谨的老处长;写事件如车祸现场的寒心、门诊看病的无奈、《故事会》引发的误会等,全是最真实的生活、真切的情感,贴近读者的画面。其三,质朴文字中处处散发着以小见大,以景喻理的人生哲理,给人以启迪。

刘克邦的散文包含着朴实而又深邃的思想。读它,让人感受到阅读的宁静怡然,让人体味到一种繁华褪尽的沉静,让人对心灵进行一次洗涤。



花做的云

王忠美

七月,如期而至,在悠然的时光长河里流转着季节的韵致。深呼吸,谁散发着淡淡的清香?谁在清香中舞蹈,萦萦绕绕?云霞处,那一片片粉的世界,那毛绒绒的王国,那暖暖的香,像游弋于童话的王国,是你吗?我的芙蓉,我生命的花神!我张开双臂拥抱天地间最柔和的香影,我心,安之若素。

看,天边有朵花做的云,飘呀飘呀飘在红尘中,天边有朵粉做的霞,飞舞在如幻的芳香里。风中飘逸,雨里氤氲,她就是那片芙蓉花,在如火的仲夏,在无人的角落,飘逸成云,绽放成霞,淡淡地流转,淡淡地芳香。曾经,春的惊艳,秋的丰硕,在不经意间从我的眼角边闪过,当我回首时,蓦然发现,这一片的轰轰烈烈也要擦肩而过,伸出无奈的双手却不能抓住任何思想。

虽然,红尘所有的繁华终会如烟,湮灭在岁月的天空。手拂飘逸的曼妙,那如幻如梦的粉,每一个步点一定都会有悠然和诗意。

当一阵狂风掠过,当一场暴雨洗过,你也就放下一切,就让风带走凋落的怨念,就让雨洗涤花开的浮华,把心愁丢弃在九霄云天外,把苦痛放逐于远古长河里。谁在西窗前挂起美丽的风铃?谁的心涟漪荡漾出最美丽的弧线?飘落,飘落,没有

叹息,没有哀怨,甚至还带着一丝心欢,好像是去赴一场约会,一场一去不复返的约会,这样的超越,这样的豁达,你的生命里该是怎样的精彩!

如果花的心游走于山水间、云霞处,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执一缕淡淡的清欢,我想,无论谁的世界自会春暖花开,美丽常在。

听,粉红的游云在唱歌,在唱一首生命的赞歌,一首破茧成蝶之歌!

千年古刹开福寺

柳建球



出长沙旧城北门(湘春门),过古吊桥,经外湘春街、大王家巷、毛家桥,到潘家坪,便可看到一座高大古朴的石砌牌坊,牌坊中门两边刻有一副楷书对联:“紫微拂风,碧波潜龙。”这是清嘉庆十一年(1806年)湖南藩台、著名书法家韩邦弼所写,每字约二尺见方,银钩铁划,挥洒道劲,刻工亦极精到;门上方有一横额,上书:“古开福寺”四个大字,下署清光绪十七年福山镇总兵陈

海鹏敬题。这就是长沙著名的开福寺的山门。

长沙名胜古迹多不胜数,开福寺就是其一。宋朝洪迈《夷坚志》记载:“潭州城北开福寺,五代时马王所建,殿宇宏丽。”马氏一家都沉于声色,尤以马殷的儿子马希范最为穷奢极欲,他大兴土木,在开福寺扩建了会春园、嘉宴堂、菰楔亭等,又在寺旁筑起紫微山,开辟碧浪潮,工程巨大,共有十六景。全盛时

期,有寺僧数百。解放初,这里人烟还不稠密,河堤杨柳,菜圃黄花,风景清幽,好一派田园风光,是域中人郊游踏青的好去处。笔者读小学二年级时,曾随学校组织至此郊游野炊。我们在寺旁垒砖为灶,摘枯枝野草为柴,虽然饭烧糊了,但也吃得很香。饭后就在寺中观赏佛祖菩萨,在大殿回廊玩耍嬉戏,甚觉好玩。

“文革”时,破四旧打翻了佛像,推倒了香炉,并在大殿中办起名为“立新”的织布厂。机杼声声,哪里还寻得到佛门幽静?改革开放后,政通人和,百废俱兴,开福寺又恢复了往日盛况:寺外老旧的潘家坪路,被改建成宽敞平坦的、铺设了麻石的开福寺路;那古石牌坊移到了开福寺的正门。进了山门,便是一个广阔的园地,宏大庄严的殿宇巍然而立。园中横亘一口长塘,中间一桥拱渡,是进寺的主要通道。这口塘还是寺中有名的放生池。里面有乐善好施的进香人放生的鱼鳖。过放生池,便是三重大殿:前殿为三圣殿,供的是阿弥陀佛、观世音和大世智菩萨,佛教中称

为西方三圣;正殿供奉迦牟尼,法身高大,金碧辉煌,在一片香烟弥漫中,仿佛凌空而立。佛像两旁有十八尊大罗汉,左右两壁则有五百小罗汉,神态各异,栩栩如生。民间流传:进殿门任指一罗汉为起点,然后按自己的岁数,一个个数去,到结尾一个,看罗汉的表情以卜休咎。我多次陪外地友人去参观,常见有人真的数罗汉以下心中之疑。

现在,开福寺这座有着千年悠久历史、凝结了劳动人民智慧与艺术的古刹,已成长沙旅游胜地,人民政府已将之划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长沙众多善男信女常以开福寺为其活动的最佳去处,逢初一、十五及观音菩萨一年三次的生日,他们都来顶礼膜拜,烧香添油。外地游客到长沙,也都会慕名而至。开福寺的兴旺也带动了寺周围的佛事商机,附近居民纷纷做起了与开福寺烧香拜佛相关的生意,整条街也因之大开各种商铺。不但如此,那些聪明的开发商也在开福寺周边大兴土木,让那些想沾佛光的虔诚信徒们,能有和神灵比邻而居的荣幸。

唐诗素描



夕照鹿柴景色幽

曾 冬

导读:此诗描绘了鹿柴傍晚时分宁静幽美的景色。

一切似乎都十分静谧,鸟停止了飞翔。山如禅者般空灵。一层淡淡的炊烟做了群山若隐若现的纱衣。农人们早已荷锄归家,在粗茶淡饭中默默体会着生活的欢乐,没有谁留意诗情画意的黄昏。

这时,有一些很轻很轻的语言,透过叶片的手掌,洒落在山坳四周,很近又很遥远。仿佛天堂里传来的声音,惊醒了期待和梦想。

太阳在山冈上安静地卧着,又慢慢地滑向了天边。金黄的光芒钻进丛林,镀亮每一层落叶和那些已然模糊的往事。

青苔在最后的余光中变得突然亮眼,努力地吮吸着温暖。入夜,它又会在湿润的空气中绿油油地生长。

也许,明天的阳光将更鲜美。诗人站在鹿柴的一间草房前抬起头。